

夏衍劇作選

人民文學出版社

夏 衍 劇 作 選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三 年 • 北 京

書號 226

字數 199000

夏衍劇作選

著者 夏 衍

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發行者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京 1-10000
定價 8.600 元

一九五三年七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十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代序

從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四年，我寫了十一個多幕劇。在這裏選了的三個，是上演次數較多，而比較為觀衆所喜愛的。

寫這些劇本的時期正在抗日戰爭前後，所以十一個劇本中，除出兩個歷史劇和一個外國名著的改編之外，內容全和抗日戰爭有關，劇中人物，則由於自己生活圈子的狹窄，寫的幾乎全是小資產階級。

一九四一年我還寫過一部長篇小說『春寒』，出版之後有位讀者給我寫信，提出了爲什麼我的作品着重地寫知識分子而沒有寫廣大人民羣衆的批評。這封信還談到許多我們同時代的小說作者的生活態度和寫作態度，當時我寫了下面這樣一封覆信。

你讀了許多新文藝作品而疑問到爲什麼具備了進步世界觀的新文藝作者也會那樣深摯地對舊社會的事物和典型性格『鍾情』？這理由，在理論上是不難回答的。高爾基在『論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裏面說過：

「受兩種歷史力量——小市民階層的過去和社會主義的將來——吸引以後，人們顯然猶豫着：情感的因素傾向於過去，理智的因素傾向於未來。他們大聲喊着許久，然而我不感覺到他們會安心地相信：一條非常固定的道路已經斷然地、堅決地被選定了，雖然這條道路是歷史充分地指示出來的。」

爲什麼知識分子會普遍地發生這種情緒的與理智的根源的分裂？一九四四年十月延安『解放日報』社論『此次文教大會的意義何在』裏面一針見血地解答了這個問題。

「我們所繼承的遺產太痛苦了。人民對於新文化的要求畢竟還不如對新政治、新經濟那樣熱心。他們對舊

文化也沒有對舊政治、舊經濟那樣的仇恨。相反地，還留得有千絲萬縷的聯繫，而我們的經驗也還不足。因此，這不但是一場艱難的，而簡直說得上是一場微妙的戰爭。」

由於現在的中國知識分子大部分出身於背負着「太痛苦了的遺產」的小資產階級，所以儘管在理智上接受了新世界觀，可是他們的「靈魂深處」，却依然還儼存着一個難攻不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王國」。因此，對於一個向舊政治、舊經濟進攻的政治鬥爭，他們可以帶着滿懷的仇恨去作不屈的鬥爭，可是一接觸到文化和藝術的問題，——當鬥爭的對象轉移到資產階級的文化藝術的時候，那麼不僅他們的鬥志會緩和下來，而且甚至會對理智上早已否定了的事象和人物開始同情和眷戀。你說我「鞭撻這些知識分子的時候常常帶着眼淚」，我除出同意的說法之外，覺得需要補充的是：由於小資產階級是革命的同盟軍的原故，由於在今後的殘酷鬥爭中，他們可以也必須和革命主力長期合作的原故，所以，假如我們能夠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那麼對他們鞭撻的時候還「帶着眼淚」，和他們鬥爭的時候不忘記團結，也許還是必要而應該的；在這種場合真正的錯誤所在，我以為祇在於當作者批評和鞭撻這些舊事象、舊人物和舊性格的時候，由於作者不能堅定地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由於這些作者本身對一切舊時代的殘餘還保留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所以就往往會「情不自禁」地憐惜乃至欣賞了這些弱點；我們祇要反省一下就可以察覺：當我們的筆尖接觸到小有產者纖細、優美、溫情、洗練、詭譎、高傲，乃至避忌實際鬥爭的所謂「潔癖」、「孤獨」的時候，我們不是不僅一點也不帶着憎惡和反感，而且還毫不掩飾地抱着同情、讚歎和欣賞的態度麼？對於這一點，在上面引用的那篇高爾基的論文中，也說得非常明白：

「青年作家們還沒有足夠的強大力量來鼓舞讀者憎恨過去。因此，他們不但使讀者離開過去，而且——在我看來——不斷地使讀者留戀過去，在讀者的記憶中鞏固、確定和保存過去。」

「要很好地說明和了解過去那些惡毒的、磨難人的卑鄙醜惡的事情，就必須發展自己從現在的成就的高處，從未來的偉大目標的高處注視過去的才能。這種高度的觀點一定會，而且將會激發起那種驕傲的、喜悅的熱情，這種熱情會使我國文學具有新的風格，會幫助它創立新的形式，創立我們所必需的新思潮——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不用說，只有靠社會主義經驗的事實纔能夠創立起來。」

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得更加明白透澈，更加具體：

「有許多同志比較地注重研究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分析他們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現他們，原諒並辯護他們的缺點，而不是引導他們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農兵羣衆，去參加工農兵羣衆的實際鬥爭，去表現工農兵羣衆，去教育工農兵羣衆。有許多同志，因為他們自己是從小資產階級出身，自己是知識分子，於是就只在知識分子的隊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寫知識分子上面。這種研究和描寫如果是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的，那是應該的。但他們並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他們是站在小資產階級立場，他們是把自己的作品當作小資產階級的自我表現來創作的，我們在相當多的文學藝術作品中看見這種東西。他們在許多時候，對於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寄予滿腔的同情，連他們的缺點也給以同情甚至鼓吹。對於工農兵羣衆，則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於描寫他們；倘若描寫，也是衣服是勞動人民，面孔却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在某些方面也愛工農兵，也愛工農兵出身的幹部，但有些時候不愛，有些地方不愛，不愛他們的感情，不愛他們的姿態，不愛他們的萌芽狀態的文藝（牆報、壁畫、民歌、民間故事等）。他們有時也愛這些東西，那是爲着獵奇，爲着裝飾自己的作品，甚至是爲着追求其中落後的東西而愛的。有時就公開地鄙棄它們，而偏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乃至資產階級的東西。這些同志的立足點還是在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方面，或者換句文雅的話說，他們的靈魂深處還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王國。」

由於此，假如一個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文藝作家不能把自己的立場堅決完全乾脆地轉移到「方生」的工農兵方面，而還要保留一部分乃至大部分停留在「未死」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方面，理論上，口頭上不能和實際上，行動上合一，該愛不能真愛，該恨不能真恨，該鞭撻不能盡情地鞭撻，該歌頌不能盡情地歌頌，那麼很自然的寫出來的作品就不可能有強烈的力量，去「喚起讀者對過去的憎惡」了。

假如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假如我們認識了這依舊是一個站在什麼立場和爲什麼人寫的問題，那麼接着你所提出的另一個問題「知識分子出身的年輕人應寫些什麼」也就容易解決了。我想，這不單是題材的問題，而依舊是作者的立場和態度的問題。我們可以寫太陽，我們也可以寫烏雲，我們可以寫「方生」的春天，我們也可以寫「未死」的寒冷，我們可以寫新，我們也可以寫舊。問題的癥結，在於即使寫同一個事象同一種

人物，常常要因為寫作者的立場之不同而在讀者之中喚起不同的印象效果。高爾基曾經慨歎過人民力量迅速發展的過程在文學上反映得非常的微弱，他說：『這個微弱的主要原因，在我看來，乃是由於這件事實：文學的注意力主要地放置在正在死亡的東西上，而沒有放置在已經開始生長和活動的東西上』的原故。他用一個『對於自己的醫術沒有信心的年輕醫生』來比喻了這樣的作家，他說：

『也許，並不是爲着安慰那快死的人，而是爲着解決他自己個人的問題，他向着沒有希望的病人說，病人慣於生活的那些條件依然存在；古舊的偏僻的地區還是完整的，那可以使人悠然生活的古老時代也還沒有完全消失。一般講來，許許多多的「消極現象」還存在着，它們甚至比那些具有相反性質的現象還佔優勢，並且在走向新的生活的人們的道路上堆積着種種不同的障礙。』

這些舊事象還存在着不是真實呢？高爾基回答說：『當然這是真理，而且對於一切醜惡的存在的指出，都是對於真理的服務』，問題祇在於這個醫生站在什麼立場，對於自己的醫術有沒有信心，能不能堅決地診斷這個病人的『沒有希望』，和對於這些『未死』的東西有沒有好感和愛惜的地方。假如『他自己個人的問題』『解決』了，一方面認定了這個『未死』的必死，『未死』祇不過是『暫時起作用』的現象，對它再沒有任何的眷戀；另一方面認定了『方生』的必生必長，現在的『萌芽狀態』正是明天迅速長成的起點，它纔是『永遠起作用』的東西，而對它充滿了愛和熱望，那麼，當他的筆尖接觸到新的和舊的，『方生』和『未死』的時候，他的好惡，他的愛憎，哪一方面應該催生，哪一方面應該送葬，不也就隨帶着可以決定了麼？

真的，文藝工作者的事業是困難而又複雜的事業。我們要正確地診斷出這個『未死』而必死者的病症，指出他的傳染性而喚起一般人的警惕，提防，而更重要的是在於無保留地參加『方生』的一面，全心全力地去同情他們，歌頌他們，肯定他們。毫無疑問，當我們要描寫新生力量量的時候，必然地會接觸到腐朽的一面；在此，我們就『必須學習觀察，在舊的腐敗物冒煙的餘燼中，未來的火花是在怎樣的爆發起來，怎樣的越燒越旺。』（高爾基：『論現實』）我們可以完全相信，在任何以進步的文藝工作者自許的人，在口頭上，在理論上，是決不會肯定『未死』而否定『方生』的，問題是在於我們太過於被動地遵從着客觀主義的傳統，沒有鮮明的立場，不能狠心地斬斷對於舊社會舊事物的『千絲萬縷的聯繫』，『在描寫陳舊的真理當中沒有指

出新的真理，沒有指出在崩潰的古老事物的混亂中人的內心已經產生的那種新的東西。」更沒有用最大的力量去指出這種新的東西已經存在，已經長成，而且，也祇有這種新的東西纔能起永遠的作用和不可戰勝而已。

你的信給了我很大的鼓舞，使我有機會重新把自己作品的病源檢查了一遍，並請你致意參加這一討論的朋友，我感謝他們的指教和關切。（見我的『蝸樓隨筆』。）

以上的檢查，我想完全可以適用於這兒所選的三個劇本，所以轉錄於此，作為這本書的代序。要使我們的文藝真正能夠為工人階級、為人民羣衆服務，首先就必須『解決』我們『自己的問題』，這，就是毛澤東同志所說的『把口頭上的馬克思主義變成實際生活裏的馬克思主義』的問題，這就是文藝工作者聯繫實際，深入生活，改造自己的問題。這條路，是漫漫而修長的，讓我們上下求索，繼續前進，讓我們更好地學習、更好地生活，明確而澈底地解決這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吧。

一九五三年三月

目次

代序	一
秋瑾傳	一
心防	七
法西斯細菌	一三

秋瑾傳

——詩人的任務，不在敘述實在的事件，而在敘述可能的——就是依據着真實性和必然性的法則而可以發生的事件。歷史家和詩人的不同，不在前者用散文而後者用韻文之點；他們的相差，可以說是在前者敘述實在的事件，而相反地後者敘述可能的事件之點。

——亞理士多德：『詩學』

——有一種沒有根據的見解，以為演劇的機能祇在保留偉人的面影，但這祇是歷史的任務，而不是演劇分內的事情。我們在舞台上應該學習的，不是這人或那人做了些什麼，而是在具有一定性格的各別的人物，被安置在特殊的環境裏面，他們將要做出些什麼來的事情。

——萊辛：『漢堡演劇評論』

登場人物

秋瑾(秋)——二十六歲。

王延鈞(子芳(王))——其夫，部郎之類的京官。

吳蘭石(吳)——廉太太，秋瑾的女友，四十歲。

秋子 六歲。

秋女 滿兩歲。

徐綺塵(徐)——秋瑾的女友，二十八歲。

徐淑華(淑)——綺塵的妹妹，十七歲。

呂萌(呂)——女友，二十五歲。

王金發(王)

程毅(程)——大通學校教員。

徐頌揚(揚)——大通學校學生。

錢應仁(錢)——大通學校學生。

呂植松(松)——大通學校學生。

蔣紀(蔣)——大通學校職員，內線奸細。

李益智(李)——新軍第一標標統。

貴福(貴)——紹興知府。

李鍾嶽(鍾)——山陰知縣。

章瑞年(章)——會稽知縣。

胡之補(胡)——劣紳。

知縣(知)

阮財富(阮)——拐着一條腿的農民。

阿桂(桂)——地保。

鄉民甲(甲)——六十歲以上。

鄉民乙(乙)——十六七歲。

鄉民丙(丙)——三十歲。

鄉民丁(丁)——三十歲，念過一點書。

小孩一

小孩二

奶媽

僕婦

刑名師爺(刑)

書記

差役

鄉人、男女小孩等若干人。
早隸、仵作、親兵、聽差、學生、衙役等若干人。

序 幕

一九〇〇年（光緒庚子）秋九月。

浙江紹興府會稽縣南郊。離城一二里的郊外路上。右手是涼亭的一半，橫斷舞台的是一條破碎殘敗了的石板路，靠路都是稻田，有的已經收割，有的還垂着金黃的稻穗。蔚藍的天，遠遠的阡陌，墳堆，路旁和墳邊的樟柏雜樹，太陽直射着，舊曆九月初，但是天氣還是很熱，遠近還有斷續的蟬聲，這差不多和夏天的情調一樣。路上和涼亭周圍擠滿了看熱鬧的人，好像期待着什麼有刺激性的消息。

幕啓時，幾個小孩從路的一端奔回來，七張八嘴地喊着。

小孩一 來了！

小孩二 來了，大老爺的涼傘也看見了。

小孩一 地保阿桂在趕人。噢，噢……

小孩二 站開，站開，知縣大老爺來了，噢……

羣衆男女擠過去看，伸長了頭頸也望不見一些影子。小孩鑽進人叢去。大家又退回來。大家起哄的時候，只有鄉人甲坐在涼亭凳上吸旱煙，不動。

甲 我早說了，又是空陣頭！

乙 （從人叢中抓住一個小孩，使勁地一推）小鬼，瞎起哄，荒年亂世，染缸翻，謠言多，連這些小鬼也會造謠言……

甲 這都是閏八月閏壞的，逢到閏八月，一定有刀兵。咸豐元年，末年，都是閏八月，哪一年不

是……

對於他的『老話』好像大家已經都不感到興趣了。

小孩一（不服氣地對乙）在塘上明明看見地保阿桂拿着藤條在趕人，喊着，『站開，站開，大老爺來了！』

甲（解說似地）哪兒能這樣快，驗一個屍，也要翻來『無故』，翻去『無故』地驗這麼大半天，況且今天要驗五個……

丙 噫，方纔說四個，爲什麼又變了五個了？

甲 你不知道，給洋砲打死的是四個，一個女的聽見男人闖了禍，給洋人打死了，就在桑樹上上了吊。

丙 好厲害，一桿洋砲，打死四個人。

乙（裝上去）誰說一桿？教堂裏的洋砲不止一百桿，都是從杭州運來的，吃教的不論男女，每人都有一桿。

丙 怪不得，這樣的時勢還有膽子住在鄉下。

甲 城裏還不是一樣，京裏出了事情之後，天主堂的洋人上街也帶了洋砲了。

小孩二（對甲）阿慶伯，你怕不怕洋砲？

甲（吃了一驚，搭訕地）爲什麼不怕，我又沒學過神拳。

丁（從旁冷冷地，一邊用刀打釐火）學了神拳也不中用啊，洋人破了京城，皇帝逃到陝西去了。文武百官都向南邊逃，一條大運河也給官船擠滿了。

丙 運河？

丁 『隋場皇帝開運河』的運河啊。

甲（想平言之）長毛造反的時候，大家逃到北邊去，洋鬼子造反，大家又逃到南邊來，這是天數，『天數難逃』，逃了有什麼用？

乙（好奇地問了）人家說，學會了神拳可以避槍砲，爲什麼義和團也會打敗呢？

丁 洋鬼子學會了乖，鴻鈞老祖的法術被他們破了，他們用烏雞白狗的血，加上女人下身的糞，灌在噴筒裏射出來，符咒就沒有用。

大家熱心地在聽，猛不防乙大聲對一個女孩子喊着。

乙 小阿貞，當心給吃教的捉了去！別再在天主堂門口走了。（輕薄地笑）哈哈。

女孩驚惶失措逃走，大家哄笑。

甲 對了，洋鬼子捉了女人去，就是這個用處。

丁 用處可多吶，譬如眼烏珠……

幾個小孩又不知看見了些什麼而跑出去了，大家望着遠去。

聲一 來了，來了！

聲二 阿桂！阿桂！

人聲浮動了，大家閉了嘴，等着什麼消息，戴着紅纓帽的阿桂手裏拿了藤條，氣吼吼地登場。

小孩一 阿桂伯！

小孩二 來了沒有？

桂（和衆人中一兩個略略地點了點頭，帶着地）大家站開一點，知縣大老爺就要來了，站開，站開！（將小孩

推向路旁）遠遠地看，不准走到路上來。（提高了聲音）跟大老爺在一起，有幾個教堂裏的人也要進城去，他們經過的時候，大家不准講話。（向大家一瞥）洋砲是不生眼睛的！（用藤條攔着人，正要下

場。）

甲 阿桂哥。辛苦了！大熱天氣。

桂 (搖頭) 吃了這碗飯，還能不幹嗎？

甲 驗完了？

桂 好容易！(做一個不願給人聽見的手勢，可是聲音還是很響) 喂，死人身上的眼睛都挖掉了！

甲 眼烏珠？(一怔。)

乙 挖掉了？

桂 騙你？(回頭來驚然看見了財富也夾在人叢裏面，便狠狠地) 什麼，財富！你拐出來幹什麼？你也看熱鬧！

阮 不，……(支吾) 我是過路，……到城裏去探一探阿狗……

桂 探什麼，把茅蓬草舍讓出來就行了，你得當心，官司沒吃完吶，告你的又是吃洋教的！走開，

看什麼！

阮 (害怕地哀告) 阿桂哥，讓我歇一歇，一會兒就走的。

有人竊竊私語，阿桂用藤條趕着人，下。

桂聲 站開站開，擠什麼？

乙 (跑到丁身邊) 死人身上的眼烏珠都挖掉了，方纔地保阿桂講的，聽見了沒有？

丁 這有什麼稀奇，大驚小怪，洋鬼子在中國人身上最想要的就是眼烏珠，吃教的人死了也一樣。

甲 (夾上來) 你可不知道挖了眼睛做什麼用啊。挖了去……

丙 知道知道，挖了去造千里鏡。

丁 瞎說，挖了去造洋藥水，拍照相。

丙 嘿。(好奇地歪着頭。)

丁 (得意了) 眼烏珠，小孩子的心肝，女人的經水，一起用藥水化了。這就是拍洋畫的藥水。